

## 杰出贡献奖

## 陆谷孙：低调的“老神仙”

74岁的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、博导陆谷孙，被学生们昵称为“陆老神仙”。他主编《英汉大词典》，精通莎士比亚文学，学术成果丰硕，但始终淡泊名利。他在生活中低调谦和，对工作却追求完美，这也成就了一位为中国英语教育开启现代先河的英语大师，见证了中国最权威浩大英语工程——《英汉大词典》的诞生。

最近荣获第六届“上海文学艺术奖”杰出贡献奖，陆先生一如往常般低调，就像他面对媒体时反复强调的那样：编词典的影响没那么小，而且是集体功劳，不能一个人顶着组人的名义去拿奖。

## 74岁才暂别本科讲台

如今，已过古稀之年的陆先生保持着非常规律而忙碌的生活节奏——每天早晨7时左右起床；早餐后，快速浏览BBC（英国广播公司）等的当天新闻；紧接着，开始为明年即将付梓的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审改校样。从这个学期开始，74岁的陆先生不再给本科生上课，门下的研究生也都已毕业，他终于可以全身心投入这件让他牵挂了20多年的事。

提及陆先生，他的得意门生、词典编纂团队亲密战友、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高永伟的语气里充满敬意。“陆老执教四十年，一直坚持为本科生开课，直到本学期才因身体问题，暂时离开复旦的讲台。他的英美散文课是很多毕业生在复旦校园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”

2012年，陆先生以最高票被学生选为“复旦十大杰出教授”。在其荣誉无数的一生里，这是他最看重的一顶桂冠。高永伟介绍，陆老一直认为教书育人，哪怕只能影响到一两个人，也是一件乐事。几年前，为了通晓世情，与时代接轨，陆老曾把讲台搬上微博，在那里化身“陆老神仙”，与网友探讨“小清新”“萌”等新兴词汇的准确英译。无论在网还是生活中，他都是那个乐观的老顽童，与弟子们亲密互动，是活词典，也是教科书。去年11月开始，他不再更新微博，回归内心，独享静思，专注于词典编纂。

“陆老神仙”正在负责的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的编纂工作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。那时，编完《英汉大词典》的陆先生在香港遇到从事对外汉语工作的安子介。安子介建议他编纂一本汉英词典，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。这一干，就是20多年。

## “神仙洞”里享受寂寞

“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，我希望躲在我的‘洞’里，你们也不烦我，我也不烦你们。Leave me alone（让我一个人待着）是我的哲学。”陆老在2012年的一次讲座上这样讲述自己的人生哲学。他在精神王国里享受着孤独，并将之化作灵感的催化剂。

从“文革”期间被“发配去与字打交道”——编《新英汉词典》，陆谷孙便开始与词典结缘，一编就是一辈子。1991年出版《英汉大词典》第一版，2007年第二版，一字一句的苦心斟酌背后，是一个求索者青丝变白发的不懈追求，也是一群词典人齐心协力的共同理想。

传说在欧洲，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词典，而在陆先生眼里，这份极为枯燥而漫长的工作，却乐趣无穷。1976年，他开始参与《英汉大词典》的筹备和编写；1986年，被任命为《英汉大词典》主编。这部1500万字的《英汉大词典》是由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，出版十余年来，发行数量之大，使用人数之多，释



■ 陆谷孙教授

义之准确精当，造福了几代人，在英汉词典的编纂方面，为中国学界赢得了国际荣誉。

从“文革”期间政府主导组织团队，到改革开放后出版社牵头开会交流，其间有老先生故去，再不见笑貌；有年轻人加入，却耐不住寂寞而离开。参与第一版《英汉大词典》编纂时年纪最小的严有敏，两年前也到了退休年龄。而陆先生，还在他的词典世界里遨游，在他的“神仙洞”里，四十年如一日地享受寂寞时光，与挚爱一生的事业相依相伴。

## “我们都是他的孩子”

在复旦从教数十载，陆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他的言传身教，给弟子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。回忆起当年跟随老师编纂《英汉大词典》第二版的经历时，高永伟仍然记忆犹新。

“那是2001年底，我跟随陆先生读博。他首先让我们新人通读第一版，那时我们会把一本词典拆掉，随身带着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。他想让我们培养对词典的感觉，包括一些微观结构、布局，比如一个词条后面有音标、词性、释义、词源等。然后他让我们根据已有知识，给词条补充新的含

义或意象。想到新出现的词，就加进去，没想全也没关系。”

陆老手把手教会了高永伟怎么编纂词典。“先仔细阅读，综合多方意见，参考众多资料，反复补充、修订、审定，然后还有层层审稿和校稿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高永伟的语调不自觉地变得温和起来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“有陆老在，我们做得很安心”。

他回忆说，只要发现差错或问题，陆先生会在旁边画上眼睛。“刚开始的时候，师兄的纸上全是眼睛，老师以他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，哪里需要重点注意。”说完，高永伟起身走到书柜旁，迅速翻出一大袋厚厚的纸，全是当年陆先生批改过的作业。纸张已有些泛黄，在密密麻麻的字里，师生的认真严谨跃然纸上。

在高永伟眼中，陆先生既是严师，又像慈父。有一次，高永伟得了突发性耳聋，医生说要多吃海鲜，陆先生就特意叫烧饭阿姨为他做了鱼和虾。“陆老对我们的关心，真的就像对待儿子一样。”他的目光里满是动容。“我们几个学生每周末都会去看望陆先生，陪他聊聊天、散散步。他妻女在国外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。”最近，陆先生身体抱恙，高永伟就和师兄们自觉分担了老师的配药工作，在他们心里，永远牵挂那个把

自己领进奇妙词典王国的“老神仙”。

## 淡泊名利，坚持创新

为师为人，陆先生都堪称典范。第二版《英汉大词典》的编者页背面是第一版编者。不同于其他词典，陆先生坚持不为去世的编者名字加黑框，要让每一个曾经的战友都自由地“活”在这本词典里。“老师觉得，这本词典是大家努力共同成果，也是逝者生命的延续。”高永伟有些感慨地说。“有同事生病了，陆先生只要身在上海，不管多忙也一定会登门拜望，如果在赶不回来，也会拜托学生代为问候。”

让高永伟印象最深的，是陆先生的淡泊名利——他很少接受采访，颁奖也是避之不及。4年前的师德标兵奖，就是高永伟代领的，“当时很多领导都在场，我又没什么好发言的，气氛有点尴尬。老师一直觉得，荣誉属于参与编纂的每个人，不愿独自领奖，而且他太忙了，不想生活受到过多打扰，也不愿把时间耗费在颁奖典礼上。”

孜孜不倦的“陆老神仙”，依然保持着活跃的创新思维，对词典的未来发展也有自己的构想。他认为，以后的词典应该充满互动性，使用者同时也是编写者，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。他说自己编词典是寻章摘句老雕虫，时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数字化人才。

修订、审定、审稿……一部词典在问世前要经历层层打磨，编纂者若无兴趣，无疑会深受煎熬。在陆先生身边耳濡目染，高永伟早已学会享受这一份沉默、低调而内涵丰富的工作。“陆先生做原创词典时提到过‘外族敏感性’——老外对中文的语言变化更敏感，中国人在研究外文的时候也一样，我们可能会走在时代的前面。”说这话时，高永伟眼中闪烁着灼人的光芒，“要培养对新词的敏感，你或许是第一个找到它最准确中文释义的人，你无形中会成为一个新词的发明者，这种乐趣难以言表。词典是文化交流的忠实记载者，看词典就像在看一幅历史画卷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么？”

本报记者 曹刚 实习生 刘建芳

## 成就简介

陆谷孙，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、博导。1962年毕业于复旦外语系，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。主要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、研究和翻译工作，专于莎士比亚研究和英汉辞典编纂，曾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。1994年9月被授予复旦大学杰出教授。

从1976年开始，参加由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《英汉大辞典》的筹备和编写全过程，并从1986年11月起担任主编。《英汉大辞典》上卷1989年夏季出版，获1989年9月评出的中国图书一等奖，创下了半本书获奖的记录。下卷1991年秋季出版，并获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；1994年1月荣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，5月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，1999年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

陆谷孙曾发表《幼狮》《钱商》等数十种文艺类及文评类英译汉200万字及《明式家具》等文艺类及电影类汉译英文字10余万字，在国内外（包括香港）发表论文约60篇。